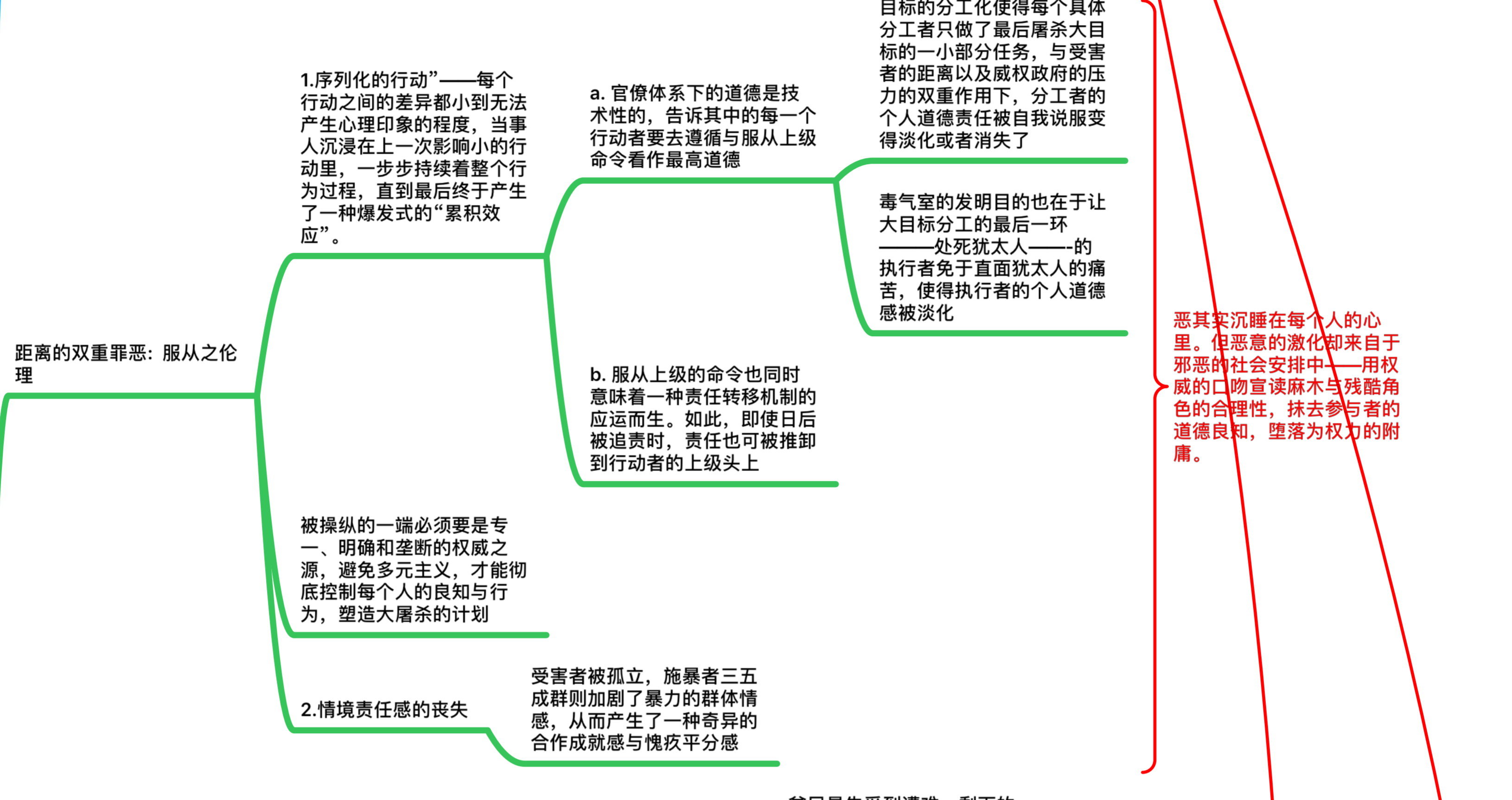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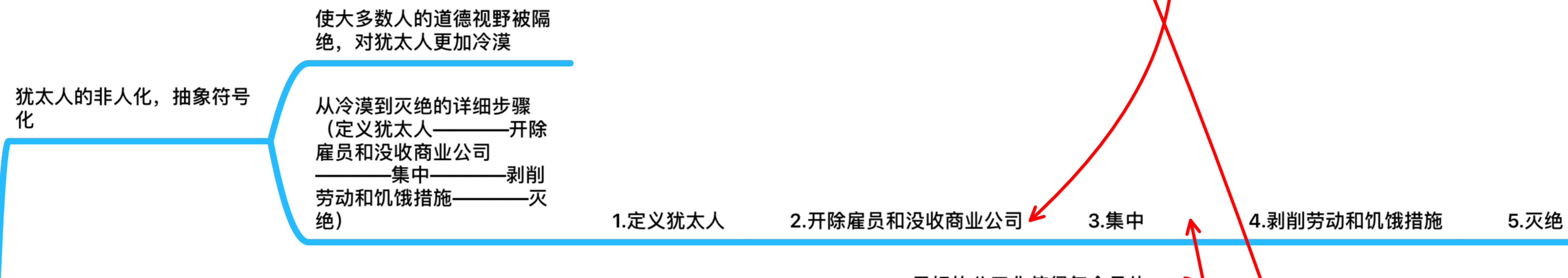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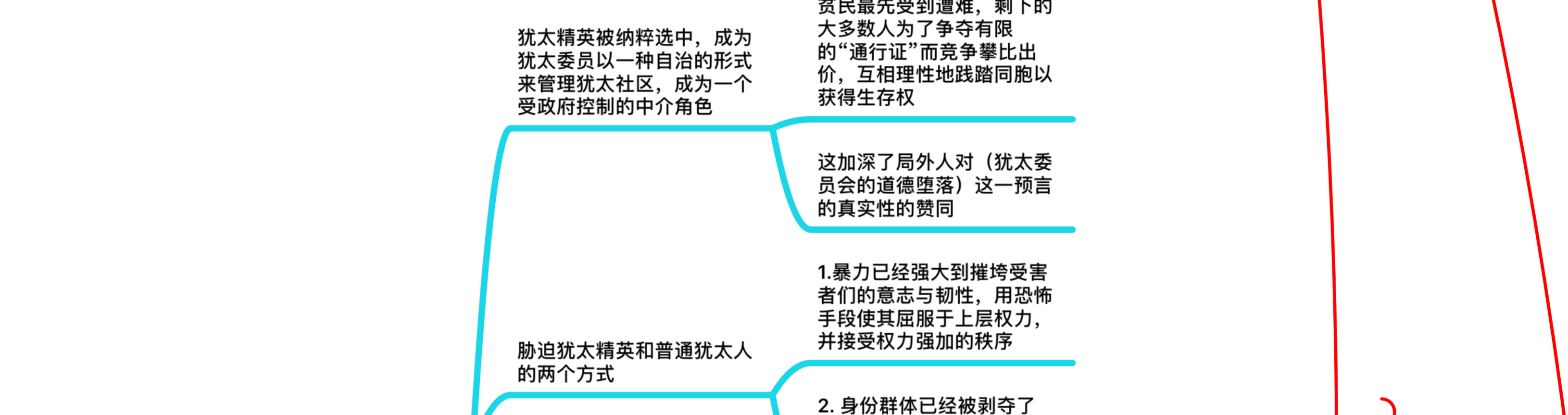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主要是用眼睛在感觉。和受害者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距离越远,就越容易变得残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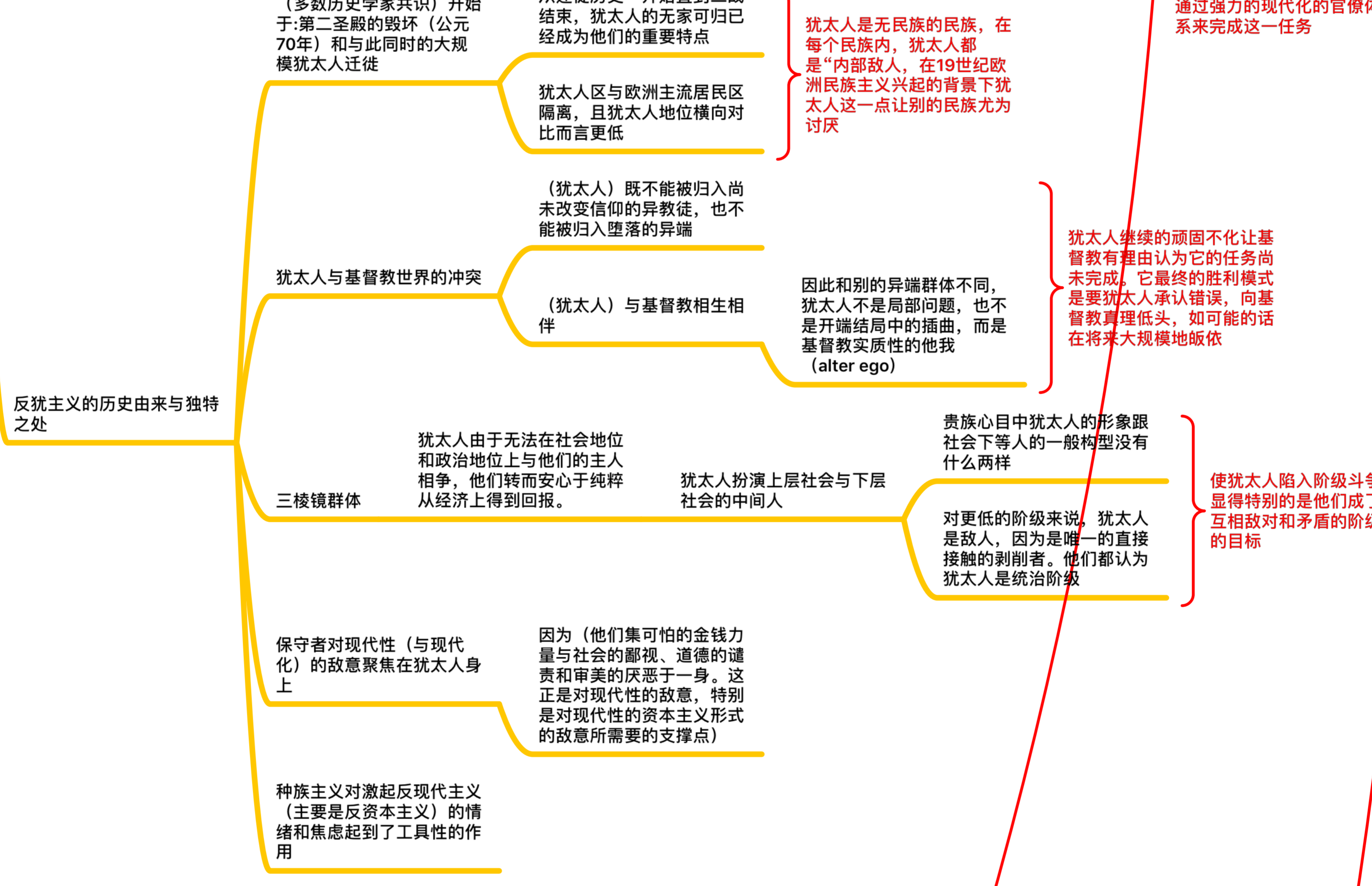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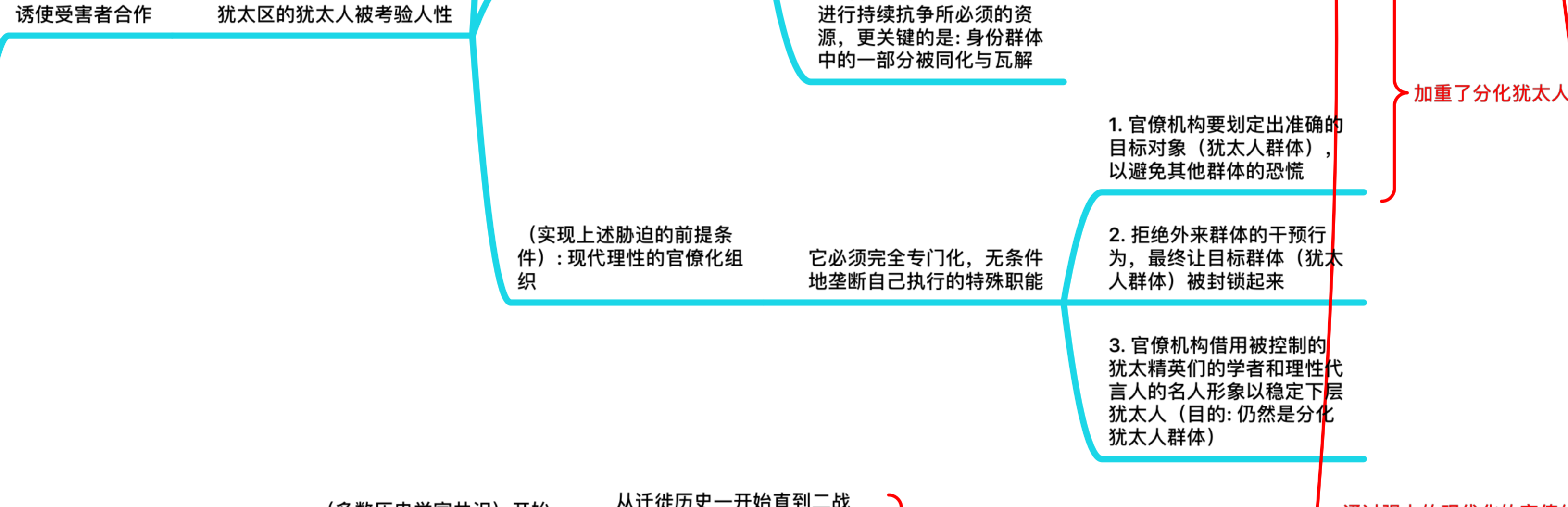
距离的社会生产(区割和隔离他者)废止或削弱了个人道德责任的压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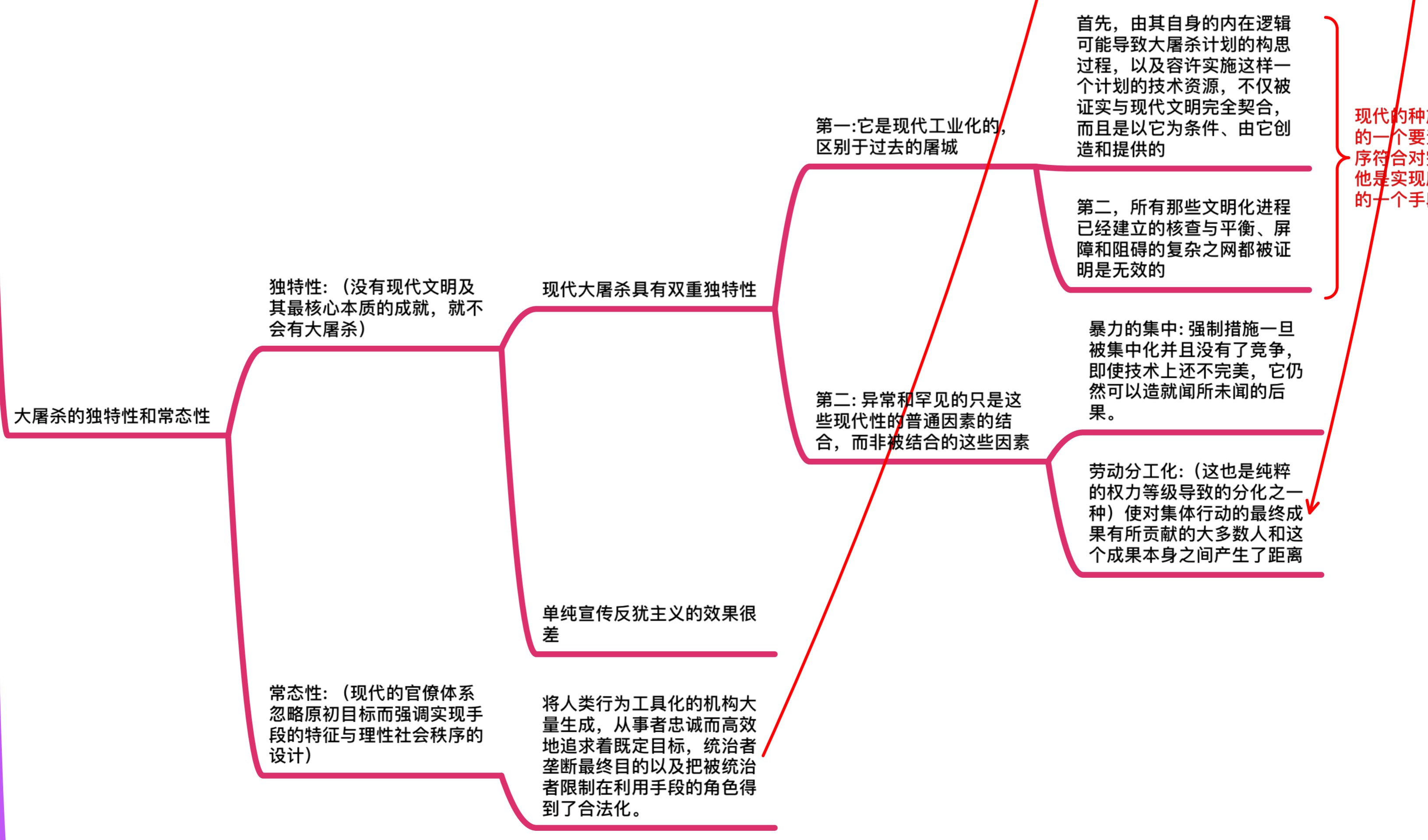
恶其实沉睡在每个人的心里。但恶意的激化和来自于邪恶的社会安排中——用权威的口吻宣读麻木与残酷角色的合理性,抹去参与者的道德良知,堕落为权力的附庸。



加重了分化犹太人的力度



通过强力的现代化的官僚体系来完成这一任务



现代的民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,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设计。他是实现所谓完美社会目的的一个手段

结论: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